

狂飙恩仇

中

35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44.568

KB

22

35

狂飙恩仇

中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狂飙恩仇

(中)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盟

目 录

第十七章	铁屋，石室，锁人复锁心	(1)
第十八章	情焰，烈火，焚心又焚人	(20)
第十九章	敌耶？友耶？恩仇难相容	(41)
第二十章	善乎？恶乎？善恶无以分	(60)
第二十一章	冤屈，痛苦，父女绝亲情	(78)
第二十二章	辛酸，愤恨，夫妻断情爱	(102)
第二十三章	为圣，为魔，良药常苦口	(116)
第二十四章	阴间，阳世，爱心永不移	(135)
第二十五章	至情，至性，人间奇男子	(153)
第二十六章	倾国，倾城，黑白姐妹花	(174)
第二十七章	血缘，传统，弱女悲生平	(193)
第二十八章	旧恨，新仇，侠士痛生平	(216)
第二十九章	绮梦，销魂，春江花月夜	(230)
第三十章	遐思，似火，巫山雨云浓	(252)

第十七章 铁屋，石室，锁人复锁心

身陷险地

宇文梦长剑握在手中，左手护胸挡在神桌前，以防毒神祈灵灵和不老神仙吕韦化欺身近来。

祈灵灵嘿嘿一阵冷笑，道：“宇文大小姐，你还要跑到哪里去？”

不老神仙一拉祈灵灵，道：“老毒！你让开一旁，让老夫来与梦姑娘说话！”

他那红光满面，似是婴儿样的脸靥上堆满着笑意，缓缓向前欺进，柔声道：“梦姑娘，你别害怕，老夫保证不会伤害于你，只要你能将百里雄风那小子交出来……”

宇文梦见到吕韦化那如春花绽放的开朗笑靥，心中暗暗警惕，脑海里映起在天心庄前梁龙死于不老神仙手下的情形。

她厉声叱道：“吕韦化，你不怕天心教中的十三种厉刑？”

祈灵灵阴笑道：“老夫等反出天心教自然有办法可以逃过他们！”

吕韦化又向前欺近两步，道：“老夫就是因为害怕令尊的手

段太过毒辣，所以才恳求宇文姑娘救救我。”

宇文梦剑尖一挫，长剑伸得毕直，指着吕韦化道：“你给我退后两步！”

吕韦化微微一笑道：“老夫保证不会伤害于你，你害怕什么？”

宇文梦怒道：“你听到没有？后退两步？”

祈灵灵怒喝道：“好个不知轻重的丫头，你不知道老夫的手段？嘿嘿！别以为你是伽音老尼姑的徒弟，凭你那两手三脚猫的玩意，老夫十招之内便可要了你的命！”

宇文梦冷笑一声道：“只要你不用毒，本公主相信三十招之内都无法动我一丝一毫！”

她一振手中长剑道：“你如果不服，我们可以打赌试一试！”

祈灵灵阴阴一笑道：“老夫便不用毒，你也绝不能逃出十招之外！”

宇文梦接口道：“如果我能够的话，你将如何？”

吕韦化见宇文梦三言两语便激得祈灵灵动火，眼见便将坠入宇文梦的圈套之中。

他暗骂道：“好个刁钻的丫头！”

他正要出言阻止祈灵灵坠落在宇文梦的圈套中，他还听得毒神怒冲冲地道：“老夫如果十招之内不能赢你，今日便放那小子一次！”

宇文梦心中暗想，面上不动声色，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是前辈，可不能反悔！”

毒神一扬双掌道：“好吧，我倒要试试你是靠着什么小视于老夫！”

吕韦化心里暗暗骂了一声，忖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却要与她打赌，若是让那鬼丫头拖过了十招，岂不糟糕？”

他的眼睛掠躺在神案上的百里雄风，心中一动，忖道：“老毒不如好歹，我理他作什？现在老夫身上的毒还未除净，若是能够趁他们决斗之际将那小子擒住，便可借百里雄风，要老毒将解药拿出来！”

他奸诈无比，许多意念在脑海里转了两转，立即便默不出声，向旁边退了一步。

宇文梦看见吕韦化眼中的狡诈，尖声叫道：“吕韦化，你别想捣什么鬼！”

祈灵灵被这尖叫所震，心乘猛然一动，忖道：“我本想拖延时间而使吕老鬼体内所潜之毒慢慢发作，然后再趁与宇文梦动手之际施以‘无影之毒’，除去吕老鬼！可是他这人狡滑无比，别让他得了渔翁之利……”

他略一沉吟，侧首道：“吕老鬼，你不会在老夫与这丫头动手之时趁火打劫吧？”

吕韦化哈哈一笑道：“老毒你放心好了，不在你施展绝艺之前，老夫决不会动那小子一根毛！”

毒神祈灵灵嘿嘿一阵冷笑道：“这个我可信你不得！”

他眼珠一转，道：“还是等老夫将毒粉在地上布一圈，免得你趁机将那小子抢走！”

宇文梦见他们两人在勾心斗角，各用心计，竟然丝毫不将自己看在眼里。

她知道就算他们两人之中来了一个，自己也不能全身而退，何况还要将百里雄风救走？”

现在她只希望百里雄风尽早恢复功力，合两人之力还可作拚命之一搏，否则就只能眼见百里雄风再落入毒神或吕韦化手中了。

吕韦化束手于袖，道：“老毒，你我认识数十年之久，难道还不清楚老夫为人吗？”

祈灵灵冷笑道：“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所以才不得不防上一着！”

“呵呵！”吕韦化笑道：“那么你可说是我平生唯一的知己了！”

他笑声未完，已站着墙边，飞扑过去，向那睡在神案上的百里雄风抓到。

宇文梦在怒叱声中挺着长剑，移身攻击二招，剑气嗤嗤，层层剑光已将身前一丈之处全部布满。

吕韦化因为忌惮着毒神在旁，所以他这一扑之势有如箭矢脱弦，正好与宇文梦迎上的剑光在空中相遇。

他大袖一拂，凝聚一身功力，右拳一吐，左掌微收，向下一按往那凛然的剑光搗去。

他这一式乃是海心山独门绝艺“金拳银掌”中的一记绝招“天地同归”，其中那攻拳之势虽是脱胎于少林百步神拳，但是揉合了天山的“冷梅掌法”于其中，威力大得惊人。

吕韦化知道必须在时间的拿捏上争取绝对优势，不能同时受到两面攻击，所以方一出手，立即便采取了最猛烈刚强的进攻。

他这聚合了四十年以上功力的一拳，毕竟非同小可，拳劲一发，有如浩浩江涛，汹涌奔腾，击在那烁亮的剑幕之上。

空中起了一阵铮铮急响，剑光一黯，随即听到一下轻脆的剑折之声，宇文梦已被这刚劲的一击，震得身子往后倒飞而起，撞在神桌之上。

那摆在桌上的油灯，被旋激于屋内的狂飚吹熄，室内立即一片漆黑。

吕韦化拳势一发，身在虚空，那下按的左掌已倏然伸出，变掌为爪，按着他刚才所估量好的部位，向百里雄风躺卧之处抓到。

他身形毫不停滞，变式更是迅捷逾电，可是这一掌抓出，竟然抓了个空，心里一惊，随着飘落之势，右手又是向下一捞，可是却仍然没有抓到什么！

“呃！”他一扑个空，双脚已落地上，不由得使他大吃一惊。

敢情依他刚才扑来之势，这下他应该处身在神桌上，但他却没碰到有什么神桌，身边是一片空荡荡的，仿佛在这一刹那，神桌已经被人移走。

他的惊诧之声，招来了毒神祈灵灵的攻击。

一股腥风逼到，吕韦化仅仅怔了一下，祈灵灵斜劈的右掌已距他背心不及五寸。

危急之中，他转身一斜，右肘急撞对方关节，硬生生地将身扭转过来，左掌顺势拍出。

“拍！”黑暗中双掌相交，发出一声大响，吕韦化在匆促中发掌，功力未能提足，被毒神这一掌震得气血浮动，往后退了三步，方始立稳脚跟。

高手过招，不容有丝毫疏忽，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生死关头，所以对敌之时全都是争取一线的先机，以谋得胜利。

毒神祈灵灵一招得式，毫不停滞，跟着便又是三招发出，招中连招，式里套式，有似狂风暴雨，猛攻而进。

吕韦化痛苦之极的连挡带退的让过了对方三招，背后已触及墙壁，再也无路可退，一阵冰凉的感觉立即自背心传遍全身。

就在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所靠之处是一块冰凉的铁壁。

“老毒！”他大惊喊道：“你快住手！”

毒神祈灵灵阴阴地道：“你也有求饶的时候？”

说着，五指如钩，一爪抓击，往对方面门扣去。

他这下施出的是“毒龙爪”指上功夫，舒卷在十指之上，那长长尖尖的指甲全部伸了出来，擦过对方胸口，往面门而去。

吕韦化再也没有后退之路，深吸口气左袖挡住面门，背贴着墙，使出武林中最为平常的“壁虎游墙”身法，向屋顶逃去。

他这下完全是死里求生，不得已才如此，因为以毒神祈灵灵这等绝顶高手，绝不能容他再从墙上跳下来。

只要他身挂壁上，那么他将永远处于被攻击的地位，而没有丝毫还手之机，直到死为止。

若非此刻室内一片黑暗，他绝不会冒这个险，而会拚着与对方同归于尽的。

他上游之势虽然极快，可是祈灵灵一爪飞击，已将他胸前衣襟扯破，在他胸前留下五条血痕。

“铮”地一响，祈灵灵发出一声怪叫。

吕韦化晓得祈灵灵一定是将手指插进了铁壁之中，而且还受了点伤——因为那声怪叫里是渗着惊诧与痛苦的复杂情绪。

吕韦化双肘一掌，飞身跃出七尺，落在地上。

本来他是可以趁这机会加以反击，但是他却唯恐毒神是故

意如此，而诱自己扑下，突然施出毒手。

他是极为奸险之人，绝不愿意作盲目的攻击，是以方一落地，立即便将从不一用的兵器——量天尺拿了出手，护住胸前。

眼前火光一亮，毒神祈灵灵已点燃了火摺子。

室内重复光明，情景已非旧样，吕韦化只见刚才那摆有神案的神龛之处，此刻是一块铁壁，门扉也都变成铁板，神桌与百里雄风和宇文梦全都失踪。

祈灵灵望着右手全是鲜血的指尖，又望望铁壁上留下的五个半寸深的指印，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

吕韦化目光掠过将大门整个遮住的铁板，苦笑道：“这室内是有机关布置的，我们触动了机关，被困在室内了。”

祈灵灵心中一冷，诧道：“人呢？他们两个又跑到哪里去了？”

吕韦化想了一下，拍拍脑袋，道：“我想到了，刚才我将宇文丫头震飞开去时，灯光一熄，似乎听到一阵轻响，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她撞上了机关设置之处，所以……”

毒神祈灵灵愈想愈恨，恼怒地道：“所以你妈个蛋，若非你这个老鬼，我已将他们两人擒住了，现在还致于让他们跑了？”

吕韦化眉梢一扬，道：“老夫又何尝知道会有这等变故？哼！若非你来多事，老夫此刻恐已将那宝藏之处寻出来了！”

“哼！”毒神冷笑道：“那等绝世之宝藏，岂是你这奸诈的老儿能够得到的？别僵尸鬼脸上擦粉——臭美了！”

吕韦化怒火勃发，正待发作，可是身上传过一阵酥痒之感，目光掠处，他已见到刚才被祈灵灵抓破的五道爪痕，此刻全都泛出紫黑色的血液。

他乃是大奸之人，知道此刻若是再与祈灵灵发生冲突，自

已绝不是对方敌手，尤其最可怕的是对方那一身千奇百怪的毒，更是使他忘忌不已的！

他将满腔怒火强自抑压下去，淡然一笑道：“好了，你我几十年交情了，还争论什么呢？当前之务是要找出这屋里机关何在？反正人又没跑了，只要你我到机关的枢纽之处，立刻便可以抓住他们！”

祈灵灵余怒未息，恨恨地道：“依老夫的脾气，今日便要将你杀死！”

吕韦化心中一跳，那酥痒之感愈来愈是严重，可是他又不能用手去抓它，因为他只要让祈灵灵看出中毒已深的象征，今日可逃不过了！

他哈哈大笑道：“老毒物！你那几手，老夫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人已走了，你我拚个三天三夜到最后两败俱伤又有何用？还不如我们合力找出枢纽所在为止！”

毒神虽然阴险毒辣，但是绝不若吕韦化那等心计深沉，他一想对方话中之意颇为有理，哼哼声道：“我老毒今日便放你，等找到那两个小王八蛋，再跟你算账！”

吕韦化哈哈大笑道：“老夫绝对奉陪！”

他目光一转，投落在铁墙之上，道：“老毒物，你看那墙上是否什么凸出或者凹入之处，此外再跟我四下找找，老夫试试这门下铁板厚度，看看是否能够以掌力震开！”

毒神一翻白眼，怒道：“老夫还要你来指挥不成？”

吕韦化转过身来，装作没有听见，径自向铁门走去，脚步移动中，他在自己袖里将所藏的“七步还魂散”掏了出来，倒些在手掌，敷在胸前伤痕上，然后将所剩的，一齐倒入口中。

走到门前，他深吸口气，手掌抚着铁门，运劲推了推。

那座铁门却恍如万载寒岩，他力道发出，击在门上，不但毫无反应，反而被门上反震之力震得手肘发酸。

他心中大为吃惊，暗忖道：“惨了，这下被困于此，绝路一条，再无机会可以脱生，恐怕终会饿毙而死……”

眼前掠过一幅自己饥饿而死的凄惨情形，他已听到祈灵灵的大叫之声。

“吕老鬼，你过来看看，真他妈的王八蛋！”

吕韦化转过头去，烦恼地道：“什么事情这样大惊小怪的？”

祈灵灵怒吼道：“他妈的，你不会自己过来看看？”

吕韦化眼射精光，挥挥量天尺怒道：“老毒物，你别他妈的乱叫乱吼，老夫不必买你的账！大不了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了！”

祈灵灵见到吕韦化态度突然改变，愣了一愣，气焰被压了下来，一指铁墙道：“你看看自己就明白！”

吕韦化走到墙前，只见铁墙之上被人刻着两行小字：“不敬我神，不进我们，铁屋捉鳖，地火烤人。”

这一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怪文使得吕韦化皱了下眉头，他目光一移，只见后面题着那刻字之人的姓名：“川西邈邈书生天机子为烤鳖屋落成恭题。”

吕韦化还没念完，毒神已开骂道：“放他妈的屁！他不进来烤烤？”

他伸出手去，一掌拍在墙上，将铁壁上打了个深约两寸的痕印，左掌一扬，又待挥掌发出，欲待把墙上所刻之字打平。

吕韦化在傍突然惊呵一声道：“我想起来了，这天机子是与

剑圣黄龙上人同辈的武林奇人，传说他最精于土木建筑，机关埋伏及消息传递之学，曾在黄山之巅以‘九子连环白石阵’连困十四位当代高手八天之久，是个绝代的怪人……”

祈灵灵将举起的手缓缓放下，怀疑地问道：“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

吕韦化冷笑道：“这还是四十年前我刚投师学艺不久，家师告诉我的，那时候令师还没从苗疆来到中原地，你又从何得知？”

祈灵灵也是冷笑一声，道：“大概你师父就是被困的十四个人之一，否则你不会这么清楚！”

吕韦化坦然道：“一点都不错，老夫并不需要隐瞒这点！”

祈灵灵嘲弄地道：“那时若是我师父在，他必然不会被困达八天之久，老夫此刻怀疑那第九天将那些蠢蛋从阵里救出来的人是不是本门的长辈……”

“好个马不知脸长的老毒物！”吕韦化暗骂一声，道：“只可惜第九日是由天机亲自将他们释放，而并非贵派之人下的手，这点真是遗憾！”

他脑海里映过师父昔日之言，心中已有主意，缓缓道：“刚才我们并未发觉有何变故，现在据老夫观察，恐怕这间铁屋已不是我们刚才所处之地！而是像一个铁箱子样被沉入地里，否则怎会有地火冒出？你还是老实点！”

祈灵灵怒道：“老人绝不相信会长困于此，而找不到机关枢纽之处！”

吕韦化冷冷道：“若是傍人，你还可以找得到，可是在天机子所设的机关中，便将永不能寻到它的关键所在，我劝你还是别费心吧！”

他知道天机子生平从不伤害人命，以阵法机关困人，仅是一种防御的必然手段，只要等他将事情办完，必然会自动将人释放。

“只是，他为何会在一座厅里花费如此大的心力布置出这个机关呢？”他暗暗忖想道：“他有什么原因呢？”

他瞥了祈灵灵一眼，径自走到壁间，盘坐于地，瞑目垂着，调息真气。

祈灵灵轻轻地敲打着铁壁，冀图找出一点痕迹，可以使自己脱出被困之境，但是半个时辰过去，依然徒劳无功。

偏偏眼睛又要屡屡投向墙上刻字，使得他在急燥中更加重了恼怒的情绪。

他怒吼一声，连发七掌，向那两行字拍去，硬生生将一片铁打得凹入一大块。

“他妈的天机子！”他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十八代祖宗菩萨！”

吕韦化自瞑坐中睁开眼来，冷冷地望着祈灵灵，暗自思忖道：“像他这样急燥，毫无忍耐力，必将是他的致命之伤，老夫相信可以预见，也可加以利用……”

人每每在危难之时，便将平时从不一露的本性显露出来，这种人性中的弱点，最能被人利用而加以攻击，也最最难以防备。

祈灵灵怒骂了一阵，似乎还嫌不够，从吕韦化开始，将他所认识的人里，一个一个的加以痛骂，骂声中还不时夹杂着苗疆的里语及川西的土话，以加重话中的份量。

所有他认识的熟人骂完后，他开始从老天爷骂起：“他妈的天混蛋，天王八，天狗屎，什么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燃灯古

佛，老子李耳都是他妈的男盗妇娼……”

无数的脏话从他嘴里飞出，凡是他所听过的往圣先贤，全部在他开骂之内，仿佛天下的人全都得罪了他似的，那种愤世嫉俗之态，全都形诸于色。

吕韦化紧皱双眉，忍不住开口道：“老毒物，你别再骂了好吧？何不歇歇呢？”

毒神祈灵灵陡然转身，眼中射出犀利狠毒的目光，缓缓向着吕韦化走来，裂着嘴唇，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像是一只野兽般的朝着吕韦化狞笑。

“呃！”吕韦化惊立起来，忖道：“老毒物大概是早已中毒过深，以致受到这种突然刺激而失去了常性……”

他深吸口气，将量天尺拿出，戒备地盯着对方。

毒神祈灵灵缓慢地向前走了五步，距离吕韦化不及七尺处站定，充满兽性的狠毒眼神死盯着对方。

吕韦化默不出声，全神凝注于毒神的眸子，只要在对方眼中看出了什么意念，他必然会先下手攻击，在有利的机会下击毙毒神——因为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对其他人是一种最大的威胁！

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继续了约半盏茶的光景，祈灵灵突然凶态尽敛，放声大哭起来。

他一脸的虬髯如猬，加上穿着那身大夫衣衫，已是不大相衬，此刻这一放声大哭，更加的难看。

吕韦化怔了一下，立刻便想到祈灵灵这种情感上大发泄的原因。他眼中射出凶光，暗忖道：“我何不利用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之际加以重击，相信必可致他于死命！”